能平而楚能平之則義行在楚而不在晉矣書楚殺
徵舒書宋及楚平罪中國楚之不若也楚為平主而
書先宋人者平由宋起故以宋人主平而善之也自
宋及楚平兩國免攻爭之患而宋國賴此以安書宋
人及楚人平善之也公羊以稱人為貶失春秋之意
矣平非盟也不書盟以平為重故也
胡安國曰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
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

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虗内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謝湜曰甲氏赤狄别種留吁又一種君不書死於兵

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
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謝湜曰宣而大有年異之大也饑而大有年幸之大
也

胡安國曰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
臻者災也山崩地震慧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
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也何以為記

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謝湜曰叔肹以寵弟得政為卿書公弟著其寵也書叔肹著其氏也仲叔季三桓子孫之氏也友以寧國之功遂以援立之力肹以母弟之寵魯皆生賜族氏以世其官先王選賢之法壞矣其卒也書季友書仲遂書叔肹著其兆亂也

胡安國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

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
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
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謝湜曰衛穆公失訓世子之道故世子臧會晉伐齊
國君善惡習自世子為世子而從事兵革其後不以
攻戰為事者寡矣衛書世子著其失職也世子仁不
仁繫天下治亂故春秋崇世子以正國綱

胡安國曰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

已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

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於

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

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謝湜曰戕殘賊而殺之也戕之為害尤為不仁非特

殺之而已諸侯皆南面之尊也或用之或戕之王法

在所黜故奪爵稱人

胡安國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外域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國中執其君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簾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黜其號也故禮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

胡安國曰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裔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巳出也其庶幾乎必欲
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謝湜曰歸父仲遂之子也遂害子赤立宣公歸父怙
公之寵久矣公之薨也魯人怨仲遂東門氏歸父至
笙聞變不返國奔齊人臣奉命以出雖死守節不變
君雖薨必以命復之而後巳歸父之還也聞君喪不
奔不復君命而出茍利其身而不顧其職其不恭大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三十五

宋 李明復 撰

成公

程頤曰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定王十七年即位成謚也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謝湜曰寒氣嚴肅則水凝為冰月建丑而無冰冬傷

義征四方迺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謝湜曰王者無敵於天下其師有征無戰故東面征西夷怨南面征北狄怨定王失此道矣義不足以征戎而以詭道徼戎師不足以服戎而以干戈敵戎此其所以取敗也然則王師之敗非戎能敵王而敗之也其敗乃王自取之而已春秋敗不書戰以明王師無

敵也師以自敗為文以明王之自取也王之在鄭也書出以正其失道矣書居則以尊之也王之不利于戎也書敗績以正其失道矣不書戰則以尊之也春秋著時王之失明王德於天下其法皆如此而已矣胡安國曰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域不言戰外域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

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吳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
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
筆於經者雖以尊君父外域然為義而君父所以尊
外域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
伐鄭康公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
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於茅戎者言自敗也
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謝湜曰魯衛曹皆惡齊故齊侯來伐

胡安國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絶也又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於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為質使齊之耕者盡東其畝然則諸侯怨齊其深可知也雖然齊為不道晉率諸侯討之義也乃若問罪不明大義不舉務以攻戰為心使齊人至於積尸流血而後已失弔民伐罪之道矣故鞌之戰戰不書伐其戰也以四國主戰而罪之也魯書四大夫帥師罪其逞怨也

胡安國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士也

義人民辱國家也著明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謝湜曰楚以四國伐齊故嬰齊率鄭師侵衛將以救齊也嬰齊楚卿師師者嬰齊也不書嬰齊而書楚師者以著楚國威勢之盛也以楚國威勢之盛故宣公出會嬰齊公及列國大夫皆相率受盟于蜀也蜀之盟嬰齊貶稱人黜荆楚之強也自秦宋至於薛鄫其

謝湜曰晉討楚鄭侵衛故伐鄭蜀盟之後晉侯伐鄭而四國復從則晉國之力固足以合諸侯而用之也景公能明信義以懷服邦國則楚安有今日之暴哉蜀盟之後繼書晉侯伐鄭與之也先君未葬而宋共衛定以成君會伐書爵著其惡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師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

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胡安國曰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玫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以隆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靜外無危難曷為越禮逾時逮乎七月

胡安國曰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

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程頤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義者則外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謝湜曰宋共公新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謝湜曰公比年如晉以會楚嬰齊及楚人盟于蜀召之也故人君所舉不可不謹

人倫之本錄之詳以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謝湜曰報華元聘

夏孫叔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謝湜曰穀齊地左氏謂荀首如齊逆女宣伯會之然則宣成之世大夫專恣有如此者

梁山崩

謝湜曰梁山高大靜重不宜傾壞者也梁山崩變之

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詞六者禮之
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
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
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
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
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
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
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胡安國曰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宫

程氏學曰禮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毀則毀之不可復立武宮其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書立者不當立也

定元年立煬宮同

謝湜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凡親廟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毀則歸之祧矣其廟二昭二

穆先王酌遠近而爲之制盡人子孝思而爲之節也過制則亂違節則不可繼然則諸侯廟數止五天下之中制也武宫親已盡矣其毁亦已久矣公復立之非禮也武宫書立以明不當立也

胡安國曰武宫武公之宫立武宫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宫廟即遠有毁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